从《主角》看秦腔：一嗓吼百年 戏骨照山河

电视剧《主角》海报。受访者供图

新华网西安5月22日电（记者刘书云 蔡馨逸）从秦岭深处的放羊娃到县剧团小学员，从烧火丫头到名震四方的秦腔名伶，忆秦娥的半生坎坷嵌进苍凉激越的唱腔。

从明清鼎盛的“花部”魁首到市场经济大潮下门庭冷落，再到新时代“破圈”新生，秦腔的百年兴衰藏于铿锵有力的锣鼓……

正在热播的电视剧《主角》，将一个人的戏梦人生与一个剧种的沉浮兴衰在荧屏上交汇。

这部热播剧改编自茅盾文学奖得主陈彦的同名小说，以秦腔名伶忆秦娥人生轨迹为主线，在其与胡三元、花彩香等人的命运交织中，折射了中国社会四十年变迁中普通人的生活轨迹，展现出传统戏曲在时代浪潮中的挣扎与新生。

截止到5月19日，该剧CVB（中国视听大数据）黄金时段收视率最高达4.306%，9天蝉联日榜第一。

剧中人说，“戏比天大”。在现实中，一代代秦腔艺人也正是凭着这份近乎执拗的信念，把一门扎根黄土的艺术唱进岁月深处。

盛景：黄土之上，一戏倾城

锣鼓渐急，人声慢慢低下去；板胡一紧，四面八方的目光便聚到台上。忆秦娥一张口，声音不是轻轻送出来，而像从胸腔深处撞出来，带着秦腔独有的苍茫与痛快。台下先是一静，随即叫好声、掌声、锣鼓声炸作一团。一个原本不起眼的烧火丫头，就这样被秦腔推到了舞台中央。

而秦腔，也从历史深处走到现代观众眼前。

发源于陕甘一带的秦腔，成熟于明清时期。乾隆时期，仅西安一地的秦腔班社就有36家，秦腔在西北地区广为流传。由于其掌控节奏的击节乐器是梆子，秦腔也叫梆子腔。音随地改，中国有众多剧种都是从秦腔发展而来的，或者受秦腔很大的影响，因此秦腔也被称为梆子腔的鼻祖。

在民国时期的《剧学月刊》上，刊登了明代万历年间传奇《钵中莲》剧本，第十四出记载了“西秦腔二犯”的唱腔标识，这是“秦腔”第一次出现在戏剧史上。

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丁科民说，秦腔唱腔的魅力在高亢、激越、痛快、真诚，“像西北旷野的厉风，直来直去，进到人的骨头里”。乐曲起落间，把天地大悲、人生大苦、民间大乐唱给天地听。

丁科民的家乡陕西省周至县，是当地有名的“戏窝子”。逢年过节要唱，庙会集市要唱，红白喜事也常有秦腔相伴。戏台一搭，人便从巷道、田埂、集市上慢慢聚来。老人夹着板凳，孩子钻到台前，有人为听一场戏步行几十里山路，也并不稀奇。

那样的场面，是乡土社会的一次集体相逢。台上演帝王将相、忠孝节义、爱恨生死，台下坐着庄稼人、手艺人、赶集人、远道而来的亲戚。戏里的悲欢与戏外的日子彼此照应，舞台上的命运与台下人的心事相互牵连。

“秦腔受欢迎的密码，深藏在它与西北大地、与人民生活的血肉联系之中，是广大老百姓的灵魂之声。”丁科民说。

辽阔苍凉的土地，孕育了西北人豪爽质朴的性格，也赋予秦腔宽音大嗓、疏阔豪迈、热耳酸心的艺术品格。受欢迎的秦腔大家，往往能替一方百姓把心里的苦、烈、爱、恨唱出来。

秦腔的盛景，并不只在乡野戏台，也在它一次次回应时代的担当中。

1912年，易俗伶学社在西安成立，后更名为易俗社。这家后来被鲁迅题赠“古调独弹”的秦腔科班，自创办起便有“移风易俗、启迪民智”的追求。它不满足于把旧戏唱熟、把老腔守住，而是试图用秦腔讲新故事、写新人物、回应新社会。

电视剧《主角》剧照。受访者供图

《夺锦楼》倡导婚姻自由，《软玉屏》呼吁解放奴婢，《镇台念书》告诫武人亦要读书……以范紫东、高培支等人为代表的易俗社创作团队，先后创作、改编了大量秦腔剧目，把改良社会的锋芒藏进锣鼓声里。

到了抗战时期，秦腔的锣鼓声里又添了山河破碎的悲愤。国难当头，秦腔艺人把救亡图存、家国情怀唱进剧目。《血泪仇》《一家人》《穷人恨》等，成为抗战岁月里从黄土深处发出的呐喊。

上百年来，易俗社秉承“推陈出新”的原则，先后创作了八百多部剧本。创作于1917年的《夺锦楼》、创作于1918年的《三滴血》到现在都还在演出，成为这个百年大社的保留演出剧目。

沉浮：时代浪潮里，戏比天大

《主角》的编剧郑桦说：“面对这部厚重文学母本，我坚守准则：不失原著之魂，不囿原著之形。原著‘命运无常中的坚守’这一精神内核，我分毫未改。”

剧中，忆秦娥的成长并不浪漫。从秦岭深处的放羊娃，到剧团里被烟熏火燎的烧火丫头，再到名震四方的“秦腔小皇后”，她每一次身份跃迁，都伴随着身不由己的无奈与撕心裂肺的成长阵痛。

练功要熬，唱腔要磨，身段要抠，还要经受误解、排挤和生活的重压。她最初抗拒唱戏，最终却在岁月磨砺中发现，自己早已与秦腔血脉相融、无法分割。

“《主角》的核心，是致敬‘工匠精神’——‘戏比天大’是秦腔人刻进骨血的信仰。”该剧艺术总监兼主演张嘉益说。这句“戏比天大”，落在舞台上，是艺人对角色、唱腔和身段的细抠；落在历史中，则是秦腔人在风雨里守住一口气的信念。

抗战时期，日军飞机多次轰炸西安，易俗社剧场被炸损毁。易俗社创始人之一高培支没有退缩，坚定地说：“戏比天大，只要剧场还在，戏就不能停。我们要用歌声压过炮声！”有了这种信念与坚守，剧场锣鼓从未中断，激昂的秦腔在炮火声中吼出了中国人不屈的脊梁。

时代继续向前。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大众娱乐方式多元化，电视、电影、流行音乐、互联网陆续融入日常生活，曾经一呼百应的乡村戏台，在新的文化消费变迁中日渐冷清。

成立于1953年的周至县剧团，曾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红极一时，后来却一度走到倒闭边缘。1984年前后，剧团选择重组队伍闯市场。演员们常年自带被褥、锅灶、折叠床，奔波在八百里秦川与陇上高原之间。哪里有村庄，哪里有人想听戏，他们就往哪里去。

这种“游击”式的演出方式，让剧团始终保持着“滚一身泥巴”的质朴，也让他们对基层观众的喜好有着最敏锐的感知。

“观众看戏，图的是原汁原味，所以秦腔的本源与程式不能丢。”周至县剧团团长王国权说，一句唱词，反反复复琢磨数十遍，是排练场里的常事。

舞台上一声干净利落的叫板，背后是无数次打磨。“死磕”换来了口碑，一个曾经濒临困境的县级剧团，又在乡土深处唱出了生机。2020年，西安演艺集团正式托管周至县剧团。2021年，秦腔小剧场在周至正式开业，既为剧团提供了新的演出阵地，也为当地增添了一处秦风秦韵的文化地标。

新生：古韵新声，破圈而行

《主角》作者陈彦说：“每一个主角，都是被诸多配角推向主角宝座的；每一个配角，经过自己的艰苦卓绝的磨炼也会成为时代的主角。”这句话说的是忆秦娥，也是说的秦腔本身。它曾辉煌、曾没落，但从未真正离开。

2006年，秦腔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古老声腔迎来保护与传承的新机遇。

进入新时代，秦腔不再困于一方戏台，它进校园、进景区、上荧屏、玩跨界，老腔新唱、传统新编。

作为国内首部全景聚焦秦腔非遗艺术的现实主义年代大剧，《主角》的热播，成为秦腔“破圈”的最新注脚。

在剧中，秦腔不是点缀，而是推动情节、塑造人物、隐喻命运的核心。每一出戏，几乎都是人物命运的一面镜子。《打焦赞》是忆秦娥的破茧，同是“烧火丫头”杨排风的机敏泼辣与忆秦娥的初露锋芒彼此重合，《狐仙劫》则既是她艺术上的高峰，也是人生风波的隐约预演。

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一团副团长李小青说，《主角》中的秦腔表演场景随叙事自然流淌，既保留了传统戏台的韵味，又借影视语言细腻捕捉排练厅的汗水、后台的紧张与台上的光彩。许多原本不熟悉秦腔的观众，通过这部剧看到了秦腔的唱念做打、舞台美学、行当传承和艺人命运。

荧屏之外，秦腔也在互联网端寻找新的声场。

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用秦腔版《上春山》将秦腔传统板式与流行歌曲旋律巧妙融合，MV播放量累计过亿；三意社把看家戏《火焰驹》做成36集微短剧，收获3000多万点击量；AI微短剧《长安灶君·马上有戏》通过实景表演和AI技术的双线融合，让厚重的非遗老戏“撞上”轻盈的前沿科技。

跨界融合打开了新的入口。2025年底，秦腔《火焰驹》亮相上海东方艺术中心，一些年轻观众正是被微短剧《火焰驹之烈焰不灭》吸引而来。“事实证明只要找对契合点，就能让老戏迷看到新意，让新观众走进传统。”三意社社长侯红琴说。

一嗓秦腔，吼尽百年沧桑；一台大戏，照见文化根魂。忆秦娥的故事终会落幕，但秦腔的锣鼓不会停。只要舞台还在，观众还在，愿意开嗓的人还在，那一声从黄土深处吼出的秦腔，仍会在山河之间久久回响。

订报热线：22895302
广告部：22699260
出版单位：辽宁北方报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社址：沈阳市青年大街356号 邮编：110003
广告经营许可证：辽工商广字01—257号
发行单位：沈阳红马甲报刊发行物流配送有限公司
印刷：辽宁金印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地址：沈阳市浑南区世纪路4号
零售价：1.00元/份
订阅价：300元/年